

师说

韩愈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！欲人之无惑也难矣！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；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，愚益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？爱其子，择师而教之；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，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。”呜呼！师道之不复，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！
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苴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【参考译文】

关于跟随老师学习的议论文

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。老师，是依靠他来传授道、教授学业、解除疑惑的人。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，谁能没有疑惑？有疑惑，如果不跟从老师（学习），遗留下的问题作为疑惑，始终不能解答。年龄比我大（的人），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，我（应该）跟随（他）学习（，拜他为师）；年龄比我小（的人），（如果）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，我（也应该）跟随（他）学习（，拜他为师）。我学习的是道，哪管他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？因此，无论身份贵贱，无论年龄大小，道存在的地方，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。

唉！尊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（已经）很久了！想要人没有疑惑，（实在是）很难啊！古代的圣人，他们超出一一般人很远，尚且跟随老师（学习），提问（解

惑)；现在的一般人，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，却认为向老师学习是可耻的。因此圣人更加圣明，愚人更加愚昧。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，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，大概都出自这吧？(人们)疼爱自己的孩子，就选择老师来教导他；对自己，却认为跟随老师学习是可耻的，糊涂啊！那些未成年人的老师，教给他书本的文字，(帮助他)学习断句，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，解除疑惑的人。不懂得断句，不能解除疑惑，有的向老师学习，有的不向老师学习，小的方面要学习，大的方面却放弃了，我没看出他是明智的。巫医、乐师、各种工匠这些人，不认为拜别人为师是可耻的。士大夫这类人，(听到)说谁是谁的老师、谁是谁的学生之类的话，就成群聚在一起嘲笑别人。问他们为什么嘲笑别人，(他们)就说：“他和他年龄差不多，道德学问也差不多，(拜)地位低(的人为师)，就感到十分耻辱，(拜)官职高(的人为师)，就觉得是近乎谄媚。”唉！尊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，(从这些话里)就可以明白了。巫医、乐师、各种工匠这些人，君子(看不起他们，)不和他们同列，现在士大夫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，真是奇怪啊！

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。孔子(曾经)向郯子、苴弘、师襄、老聃学习。郯子那些人，他们的才德比不上孔子。孔子说：“三个人一起走，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。”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，老师不一定超过学生，懂得道有早有晚，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的学习、研究，如此罢了。

李家的孩子叫蟠的，十七岁，喜欢古代散文，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全面学习了，不受时俗的限制，向我学习。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(跟随老师学习)的风尚，写(这篇)《师说》赠送给他。